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  
The 70th Anniversary of the Founding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壮丽70年 奋斗新时代

## 年轻的土地

林祝兴

听到了山三期北片围垦接近尾声的消息,我这个老围垦心里痒痒的,很想去看看工地新貌。想到还有一篇约稿延宕多日未写,索性决定把新老围垦区都走一走,写一写70年来瑞安滩涂围垦的艰难历程和巨大成就。

时值国庆假期,约上三位老同事结伴同行。我们先驱车进入瑞安经济开发区。这一带是我市在新中国成立后最早围垦而成的土地,原属国营飞云江农场。1951年开始,人民政府组织农民在东山上埠至八十亩沿江高滩零星筑堤,1955年春创办农场,全面动工兴建围垦堤塘。民工们依靠最简单的铁锹、畚箕等工具,建成纵横土堤近10公里,当年就围垦土地7570亩,其中近6000亩成为农场耕地。1994年瑞安经济开发区成立,农场耕地逐渐成为经开区的建设用地。经多年开发建设,此地现已高楼林立,厂房井然,绿树成荫,成为经开区的核心区。当年建设的土堤,已于20年前全部改建为50年一遇的标准堤塘了。

我们从经开区滨江大道驱车上坡,驶往飞云江口方向,去寻找下一个目标:60年前建设的人民塘。抵达上望新水闸,凭我事先所做的功课,我知道人民塘就在附近了。往新水闸上游方向步行200多米,找到上望老水闸(系人民塘的配套设施),却不见堤塘的影子,只有一条毫不起眼的机耕路,躺在人民塘位置。我颇感失望:这就是当年被誉为“东海长城”的人民塘吗?

那是1959年秋后,瑞安县委决定在上望至梅头沿海高滩建设土堤,以保护原有耕地,围垦部分滩涂。沿海各公社共抽调3万多社员,带上铺盖、工具,组成浩浩荡荡的劳动大军,在东海之滨安营扎寨,以人海战术建设堤塘。十几公里的堤线上红旗招展,喇叭响亮,社员们挖土筑堤,你追我赶。工地上涌现出赵子龙小组、花木兰突击队等劳动尖兵,也曾传

颂着5名共产党员共同以身堵堤塘缺口、与潮水搏斗的英勇事迹。人多力量大,仅施工3个月,堤塘就基本建成,取名“人民塘”。人民塘除了对沿海原有10万亩耕地起挡潮作用,还新围垦耕地5600亩。好消息传得快,连《人民日报》记者也闻讯赶来。1960年2月16日《人民日报》发表了该报记者伊心恬采写的通讯《东海长城》,对此予以详细报道。此后,“东海长城”就成了人民塘的别称。

一个甲子的风雨剥蚀,已经抹去了人民塘当年的雄姿。随着沿海标准堤塘的全面建成,人民塘已经完成历史使命,光荣退役了。世纪之交倾全市之力打造的沿海标准堤塘,位于人民塘东侧200米处,全长30多公里,建成后不但大大提高了我市沿海平原御潮能力,还围垦耕地约4000亩。

标准堤塘上望段东侧就是丁山二期围垦工程。该工程位于上望与莘塍之间的沿海滩涂上,圈围面积1.07万亩,围堤坚固大气,将海岸线外推约1.8公里,2007年开工,2013年完工。放眼丁山二期围垦,一座座厂房正在拔地而起,骨干道路已基本建成,可谓是一片开发建设热土。它还拥有一个高大上的新名称:滨海高新产业园区。与丁山二期隔江相望的,还有位于飞云江河口南岸的阁巷围垦工程,我曾参观数次。该工程与丁山二期基本上同时开工、同时完工,圈围面积5780亩。工程完工后,围区开发及时跟进,短短五六年,已引入上百家企业前来投资办厂,一座现代工业新区迅速崛起。现在其正式名称为温州浙南沿海先进装备产业集聚区瑞安阁巷分区,虽然有点拗口,却足见其分量。

我们在丁山二期围垦上兜了一圈,沿标准堤塘向北驱车8公里,参观丁山三期北片围垦工程。丁山三期围垦项目规划设计总规模3.58万亩,位于塘下至莘塍沿海滩涂上。目前

先行建设北片9000亩(含龙湾代建300亩)。该滩涂围垦将海岸线外推3.8公里,现已进入最后的堤顶施工阶段。站在标准堤塘向大海方向遥望,新建的围垦东堤变得若隐若现,堤上的水闸就像一个火柴盒立在天边。我们换乘工地上的吉普车,沿着在建的围垦南堤向大海方向颠簸着前进,堤外是正在涨潮的海水,惊涛拍岸;堤内是茫茫滩涂,大部分已荒芜离离。一大片宝贵的土地又收入囊中了!

有丁山二期、三期,就必然有丁山一期。丁山一期围垦在哪里?它就在眼前,紧挨着丁山三期北片。不过,它已不属于瑞安的地盘。时光倒流至1985年,瑞安在上世纪70年代完成丁山促淤工程的基础上开工建设梅头片围垦工程,即丁山一期围垦,面积9140亩。因资金不足,建设标准低,工程在施工过程中曾被台风毁坏而停建。1991年开始重建,至1994年秋才算基本建成。本人也在此洒下过汗水。1994年8月21日,百年未遇的9417号台风在梅头登陆,超强风暴潮又一次将大部分围堤无情摧毁,仅余667米基本完好。这段劫后余生的堤塘因堤顶浇筑了混凝土,大大增强了整体性,从而经受住了超强风暴潮的考验,灾后被权威机构命名为“三面光海堤”(指海堤迎水面、堤顶、背水坡三面都做了硬化处理)并写入技术规范予以推广。

瑞安耗费大量人力、财力、物力,筚路蓝缕,屡败屡战,终于在新世纪到来之前按照“三面光”标准完成了丁山一期围垦建设。因2001年瑞安与温州市瓯海、龙湾两区的行政区划调整,现在的丁山一期围垦已成为温州经济技术开发区滨海核心区的组成部分,名曰“金海园区”。区内道路宽敞,工业区、大专院校、住宅区的各类建筑物造型别致,颇具特色。区内的金海湖公园,经精心打造,今年被温州市政府列为温州30个标志性建筑物之一。我们顺便前往游览一番。漫步公园内,湖面宽阔大气,湖畔移步换景,让人惊叹不已。据说周边住宅小区现已价格不菲。

70年接续奋斗,硕果累累。算下来,新中国成立至今,瑞安通过滩涂围垦,总共增加了5.18万亩年轻的土地,计34.53平方公里。这是开疆拓土、改变陆地版图的大好事,可谓千秋功业!

我和我的祖国

激情岁月



丁山三期围垦

## 可喜的住房变迁

金浩

30年,在历史长河中,不过短暂的一瞬,但是对于芸芸众生,我们的人生能有几个30年?从1989年到2019年,这日新月异30年,是我生命旅途中浓墨重彩的一笔。这期间,我完成了从单身到为人妻为人母的角色转换,也经历了从上无片瓦下无寸土到如今住着高楼大厦的住房变迁。沐浴着改革开放的春风一路走来,不禁感慨万千。

1989年10月,我步入婚姻殿堂。当时先生一穷二白,属于一般姑娘见了都退避三舍的不折不扣的穷光蛋。因为没有房子,我们只好借住在湖岭税务所职工宿舍,而实际上那时先生已从湖岭调到莘塍,我却因为还在湖岭工作而只能暂时赖在那儿。虽然表面坦然,实际上我的内心多少感觉底气不足。

1991年,我也调往莘塍工作,一家三口得以团聚,但仍然是住在先生单位宿舍,其实那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宿舍,而是一幢办公大楼。一楼是办税大厅,先生的办公室在二楼,而我们就住在三楼。简陋的房间里,没有一件像样的家具,就连电饭煲也只能是见缝插针搁置在单位提供的旧木椅上。但是即便这样,我们也不觉得苦,因为先生工作生活在上下楼层,我的单位也离得很近,生活起居很是方便。只是到了下午下班时间,大家都回家了,热闹的办公楼即刻安静下来,偌大的空间只剩下我们一家,有时也难免觉得冷清。印象特别深刻的是1994年8月21日,瑞安遭受百年未遇的17号台风正面袭击。那一夜,我们胆战心惊蜷缩在床上,感觉整幢办公楼像要被呼啸的台风刮走,一种类似于流落他乡的寂寞与忧伤不知不觉弥漫在心间。

平常还好,要是逢年过节,我们就成了传达室老伯,尽职尽责守护着莘塍税务所。这一守就是四年,直到1995年,先生调离莘塍到了市区,我们才结束这段免费看家日子,然后搬家到我的工作单位莘塍镇一小。在这里,我们住的是真正的教职工宿舍,但条件比之前差很多,十几户人家共用一个简易浴室,僧多粥少的局面自然给生活带来诸多不便。那一年,先生在市区上班,儿子在市区上幼儿园,先生每天带着儿子奔波在莘塍到市区的路上。

园,先生每天带着儿子奔波在莘塍到市区的路上。

1996年,我们彻底告别寄人篱下的尴尬,在西河小区买了一套80平方米的商品房,虽然是第六层,没有电梯,每天上下楼有点累,但我们很知足,为此我还专门写过一篇文章《我的珠穆朗玛峰》发表在《温州日报》呢。在这真正属于自己的第一套房子里,我们翻身农奴把歌唱,唱出了家的温馨和幸福,美滋滋地把平淡的日子过得像一首浪漫的抒情诗。

1998年,我调到瑞安市实验小学。为了方便上班,我们于1999年卖掉西河小区的房子,在距离学校很近的后垵河路买了一套120平方米的新房子。这房子地段好,朝向好,采光好,住起来心情自然好,唯一的缺点是装修时没能整出个独立的书房来,而先生却说我这是在吹毛求疵。这房子我们住了6年,期间适逢门前那片广阔的空地被开发商买来建高层住宅,我是最早得知这个消息的,因为开发商是我闺蜜的老公。当时我的第一反应就是,建了高层后,我家房子原本那么充裕的阳光就会被挡住,这可怎么办?无法改变别人的决定,那就改变自己的思路,我们干脆按揭贷款到前面的高楼大厦买期房!

2005年,我们搬进200多平方米的高层住宅,最好的户型,最好的楼层,最好的朝向,最主要的是还有一个坐北朝南的大书房,这简直令我高兴得找不着北。虽然不是特别高档的小区,但周边设施齐全,医院、体育馆、繁华的虹桥路商业街,以及我供职的学校,都近在咫尺,工作和生活相当便利。空闲时坐在自家视野开阔的书房里,不仅能纵览我们学校全貌,还可以清晰听见上下课的铃声,身心愉悦自不必说。转眼之间,我们已经在这套冬暖夏凉的大房子里愉快地生活了14年。在这漫长而又短暂的14年里,我们经历过很多事,沉淀下很多情,也对这房子产生了更深的依恋。

然而,生命不息,追求不止,我们打算退休后再买套更好的小区房,开开心心过日子,喜看祖国下一个30年的变化和发展的。

## 家住丰湖街

郑妙君

我本不属于这座城市,因为想着儿子的未来需要更高的起点,所以在2015年7月,全家搬进了丰湖街一栋三层小楼。刚从200平方米的大房子搬到这不足百平米的小楼时,我的心里堵着、塞着,看这周围,哪都不是滋味。

丰湖街上的家,在我学校和儿子学校之间,步行只需十几分钟,每天骑着小电驴,我开始了接送儿子、上班下班的日子。

落地房的好处就是开门见邻居。左邻是阿姨,右舍是阿婆,性格开朗的妈妈,很快和她们打成一片。冬至到了,互相送碗汤圆,中秋节到了,分赠几个月饼,很快便成了无话不谈的中国好邻居。厨房窗口正对着一个小院,院子对面住着阿婆一家人,每当妈妈在烧菜,滋滋的油烟声中常夹杂着与窗外邻居们的说笑声,谈论着今天的菜价,探讨着菜肴的烧法,提醒着菜式的搭配,有时还会神秘兮兮地议论谁家儿女婚事的不如意,谁家夫妻的不和睦。这种鸡零狗碎的交往,让妈妈深深地爱上了这方小天地。

妈妈说,生活就该有左邻右舍闲话家常的味道。

丰湖街的那一端,连接的是繁荣的虹桥路,爱逛街的我常讶异:古朴的青砖路、错落的矮房、平静的塘河、古老的石桥,小桥流水人家的意境,古朴得近乎有些原始。但那街尽头一转角,却是繁华与喧闹。古朴与繁华竟是连接得那么合缝、自然。常觉得自己的高跟鞋与此情此景不搭调,高跟鞋踩在青砖路上,偶尔踩在砖缝中,发不出骄傲的嗒嗒声,脚一歪身一斜,往往吓出几滴冷汗。久了,便不喜穿高跟鞋,换上球鞋,搭上年轻轻盈的休闲装扮,竟神奇地融入了这古老的街景,而毫无违和感。

经过丰湖街,发现一长发姑娘,戴着帽子,帽檐低垂,架一副宽边眼镜,坐在门前弹唱吉他。琴声断续,浅吟低唱,那场景勾起我的无限遐想:姑娘是失恋了在倾诉情思?抑或是得了绝症,在回忆过往,留恋尘世?

我想,生活就该有尘世俗人悲喜欢乐的故事。

儿子的几个要好同学都住在这附

近,二年级的某一天,儿子突然对我说:

妈妈,今天不要来学校接我,我想自己回家。我知道,他想证明他的勇敢和独立,正好,我也尝试放手和信任。自那以后,我曾不只一次扮成路人,偷偷窥探儿子的行踪。几个同学结伴,从校门时一群人,到放学时,渐渐缩成五人行,三人行,一路谈笑风生,笑声不断。直到把最后一个同行的伙伴送至他家楼下,儿子才微驼着背,低着头,专注地走自己的路。曾见我的同事跟他打招呼,他会大声而骄傲地回应:阿姨,今天我自己回家!曾见他看见路边的不知名小昆虫,会拿起小棍子,将它拨弄到路边,拨弄到小草叶子上,回家告诉我:今天我送一只小昆虫回家!也曾见他与同学拐到一个小区的健身区里玩,轮流推着秋千,将笑声荡上了天。自己回家的日子里,儿子收获了属于他的小友谊。有一天,他认真地对我说:妈妈,我想在丰湖街住到六年级毕业,因为这里有我最好的同学。

也许,生活就该有童年伙伴嬉戏玩闹的回忆。

就这样,伴着日子,我们渐渐地融入了丰湖街,家住丰湖街,丰湖街有家,丰湖街有生活。



## 记瑞安 北大 第一个师资班

林良爽

瑞安电大坐落在市区北门口,戏称“北门口大学”,简称“北大”。瑞安电大校友爱戏称自己是“北大”毕业的。今年是我国广播电视大学创办40周年。瑞安电大从工作站、分校,到今天的瑞安城市学院,一路艰辛,一路前行,一路凯歌。40年来瑞安电大为瑞安培养了一大批人才。在瑞安电大办学上,有一个特殊的班级,值得一提,那就是85级电大中文职业班。

随着瑞安教育事业,特别是农村教育的快速发展,农村师资紧缺成为制约农村教育发展的一个瓶颈。1985年,县里决定在电大先试办初中语文师资班,毕业后到乡镇中学任教。这项工作由时任副县长孙中存牵头,具体由县教委负责。招生对象为全市应历届高中毕业生。电大就读对象主要是职工,为培养初中语文教师,瑞安电大第一次面对全市应历届高中毕业生招生。当时,这个班招收了30多名学生,有几人报名了,没有来读。记得开学后不久,在班主任带领下,我们几位班干部到莘塍区民公乡一同学家里家访,动员来读书。最后固定下来是:湖岭9人、城关7人、高楼4人、仙岭3人、仙降3人、莘塍2人、塘下1人、北鹿1人。因为是培养初中语

文教师,这个班取名“85级电大中文职业班”,简称“职业班”,为瑞安电大办学史上第一个师资班。我们班专业为汉语言文学,除了开设汉语言文学专业课程外,还开设了教师必修学习课程,如心理学、教育学等。毕业之前学校安排了一个月的教学实习。记得马屿同学落实到马屿区中学实习。

瑞安电大从1979年开始办学,到1985年,学生一直是业余学习的,周末或晚上参加面授辅导。我们班是瑞安电大办学史上的第一个“全日制班”。专科学制两年,为了培养教师,我们全日制读了三年。其实,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全日制。当年,瑞安电大还没有纳入省招办高校“普通班”招生计划。1986年,瑞安电大开办了英语师资普通班,该班成为瑞安电大第一个纳入省招办招生计划的普通班。后来,瑞安电大领导为解决我们班实际问题,多次跑省里要指标,特别是时任教务主任陈昭严老师更是竭尽全力争取,最后还是没能解决。

上世纪80年代末,物资还是相对匮乏的,这注定我们求学之路的艰辛。当年,瑞安电大只有一幢教学楼,没有学生宿舍,全日制学生只得到学校附近租用民房。低矮单层的老房子,隔成前后两个房

间,男女同学各占一间,每间住十几人。头两年学校没有食堂,同学们到县委食堂,或老瑞中食堂搭伙。1987年上半年,学校才开办了食堂,大大方便了学生。

我们的全日制学习为学校注入了活力。校园里,时常飘荡着欢声笑语,教室里,每天都能看到伏案苦读的身影。三年学习生活,我们是快乐的、充实的。班级经常组织活动:坐船去过仙岩,探访梅雨潭的绿,探险愚溪峡谷,在那里野炊过;桃花村的桃花丛中留下我们的笑脸;南雁荡山、铜盘岛、高楼龙潭都留下我们的足迹,还举办篝火晚会、法律知识竞赛、五四青年节晚会等文艺活动。我们班还助力学校团总支创办了瑞安电大办学史上的第一份刊物《电大青年》。

我们1988年7月毕业。8月份,同学们到教委拿到分配介绍信和教师聘任书,9月份,30位同学踏上了讲台,开始教育生涯。当时的工作分配原则是:哪个乡镇来的到哪个乡镇去。我与谢丙其同学来自同一个镇,就一起分配到了董社镇中学。城关的同学全部分配到乡镇学校,分别到汀田、九里、碧山等中学任教。

如今,30位同学中出了4位校长。目前还有24位同学坚持在教育战线上,默默耕耘。